



《忠靈塔》 保存香港二戰最重要文物的呼籲



上圖：香港重光後美國畫家 Richard Rothschild 1946年3月在香港九龍北岸寫生畫/畫的中央上方仍然可以見到忠靈塔 第二年1947年忠靈塔仍未落成的「半塔」被拆卸 館藏類別：紙質 年代：1946年 尺寸：27.5cm X 15.6cm
附註：美國畫家Richard Rothschild: From Northwestern CT, has exhibited in shows throughout New England and New York.
Education: Yale University (藏品編號:NGMH-HK-0401)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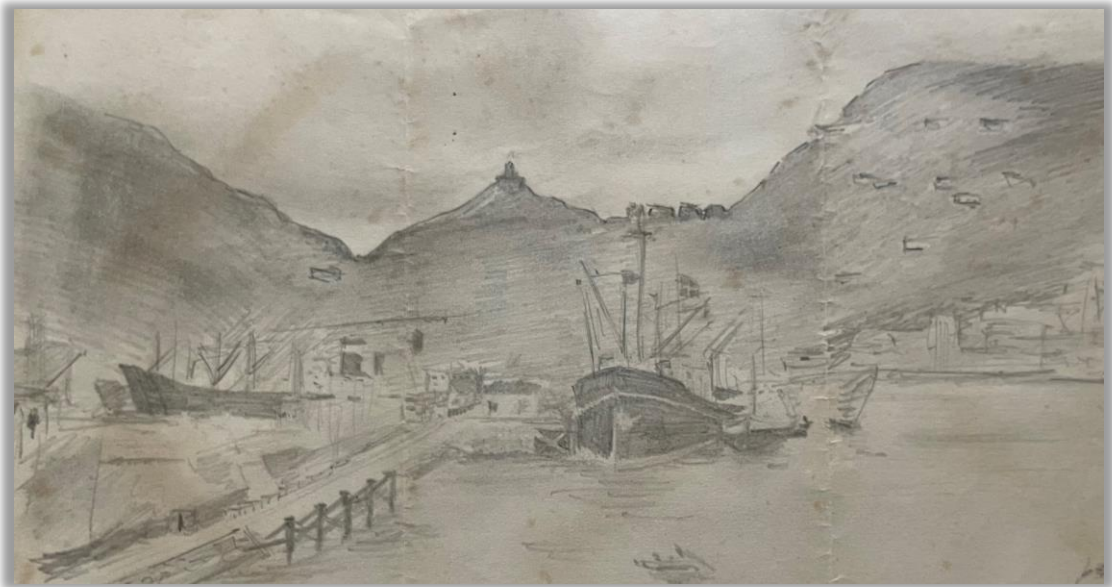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military-style jacket with epaulettes and a sash.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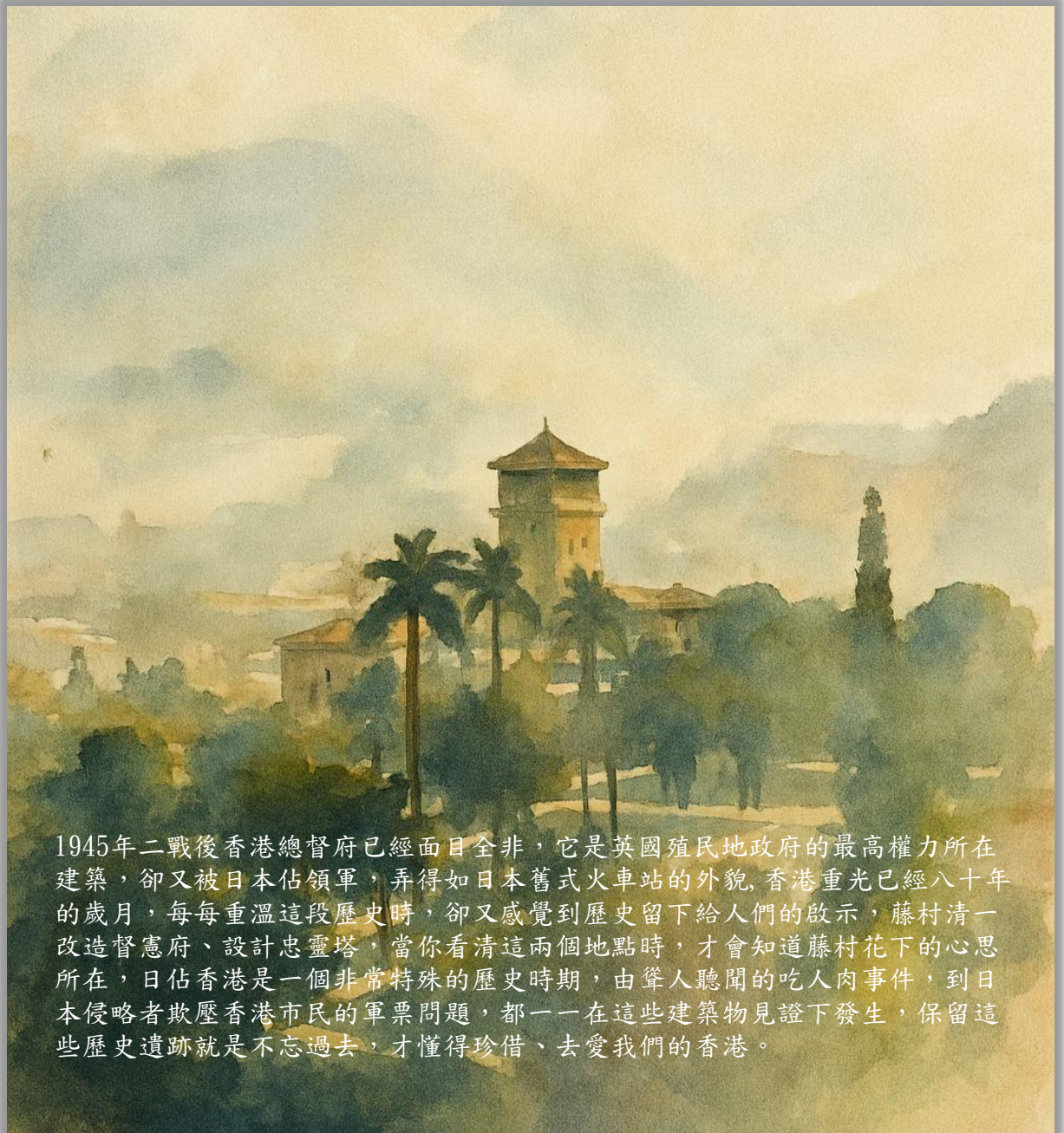
Acta Scientium Ngensis 2025



上圖：由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典藏 1945年盟軍重新佔領香港後，日本陸軍和海軍的工兵拆除了一門高射砲的影像其間見到一名日軍戰俘背後見到忠靈塔 不滅的時空留下歷史的見證 [2]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美國畫家 Richard Rothschild 1946年3月在香港九龍北岸寫生畫 [11] 中央的金馬倫山上可以見到忠靈塔與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日軍戰俘影像對比 [2]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1945年二戰後香港總督府已經面目全非，它是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最高權力所在建築，卻又被日本佔領軍，弄得如日本舊式火車站的外貌，香港重光已經八十年的歲月，每每重溫這段歷史時，卻又感覺到歷史留下給人們的啟示，藤村清一改造督憲府、設計忠靈塔，當你看清這兩個地點時，才會知道藤村花下的心思所在，日佔香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由聳人聽聞的吃人肉事件，到日本侵略者欺壓香港市民的軍票問題，都一一在這些建築物見證下發生，保留這些歷史遺跡就是不忘過去，才懂得珍惜、去愛我們的香港。

上圖：1945年二戰後的香港總督府 人面全非（水彩意象圖）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若沒認真看過忠靈塔，或許會認為現存遺跡，是一個不完整的結構，忠靈塔1942年12月奠基至1947年2月被炸毀，由開始到結束，它從來沒有完成，而且炸毀的塔身，還是雛形的半部份，因它從未完整，用完整去要求它，這似是緣木求魚的說法！客觀上只有基座是完整的……八十多年過去，改動卻沒有破壞原有的結構。當我們站在基座之下時，所見到的，就是我們從歷史書上所見到的忠靈塔，多年來我們到過歐亞各地的二次世界大戰遺跡，香港忠靈塔也算是相當完好，忠靈塔毫無疑問是代表大英帝國的恥辱，也代表我們一代人所訴說的「三年零八個月」！

上圖：1945年香港光復 空氣味道變了似的 忠靈塔寂靜無聲地待等歷史的審判 2025年的今日忠靈塔基座仍然見證着香港大的時代 歷史總是循環不息（水彩意象圖）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忠靈塔》

保存香港二戰最重要的文物的呼籲

征雲

延陵科學綜合室 格物研究組

Email address: hongkongensis@gmail.com

導言

2025年7月10日

論文之源起，有關可能是香港日治時期最重要歷史文物作為～「忠靈塔基座」建築為題目，因見到擁有公權力的有關當局，對「忠靈塔基座」現存價值陳述十分詫異，透過香港明報節錄如下：

古蹟辦稱，「忠靈塔」於日佔時期興建，1945年日軍投降時仍未竣，其後炸毀，僅餘基座。由於主體建築已毀，從文物保育角度而言，基座已不完整。此外，1949至1951年間，原址上興建了金馬倫大廈，工程對基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動，影響其原真性。因此，基座未被列入「有待評級的新項目」，但鑑於相信基座內可能仍埋藏日佔期間的物件，古蹟辦遂將台基列為「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7]

香港史學界普遍已定義該地建築構遺存，為香港二戰時間最重要歷史見證遺跡，本研究組自 2005年已經開始對忠靈塔進行調查，近年於2023-2024年期間，因研究香港爬行動物的物種～香港半葉趾虎（*Hemiphyllodactylus hongkongensis*）其生物多樣性的分布關係，需要在香港島山頂叢林內穿梭，了解其分布位置資料，在金馬倫山叢林內發現忠靈塔身爆炸遺存碎片^[11]，因此再次對忠靈塔基座結構進行調查簡單評估後，卻與有關當局說法不同，基座保存極為完整，稍為改同完全沒有對遺跡有嚴重影響，亦可以看到前業陸氏家族應對其盡心保護。「忠靈塔基座」建築在過去八十多年之中，仍然能夠保留至今，也算是香港歷史文物的奇蹟！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近代歷史上最重一頁，「忠靈塔基座」建築可以稱為這段歷史最具象徵性的遺跡，這個遺跡並非只是普通作為考古這麼簡單，遺憾的是香港市民是沒有辦法，干預具有公權力單位及發展商最終所做的決定，但大家可以作為歷史筆錄流傳後世，耳語相傳地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來告訴下一代，這個遺跡真的存在過，亦衷心祝願它能繼續見證我們香港的將來，雖然感到悲觀，但也要為這個香港二戰文物遺存打氣，最終未把基座列入「有待評級的新項目」決定的專家們，懇請三思而後行，然而最終可還看發展商是否具有智慧，為項目增價應具有長遠的眼光，這恰好是擁有公權力的人所欠缺的思維。



上圖：金馬倫山叢林內發現忠靈塔身爆炸遺存的碎片^[11]（水彩意象圖）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上圖：忠靈塔下埋藏類似的日本軍刀 圖為日軍九八式軍刀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摘要

正當「格物研究」整理《叁城記》編輯內容時，無意間看到明報一則新聞，題為「日軍戰敗80年「忠靈塔」底軍刀出土 去年拆上方豪宅後考古檢得 專家倡乘時展出銘重光」，反覆把標題看多次，哦！是找到了鎮靈刀的報導（感到意外）！細心閱讀當中報道：「古物古蹟辦事處證實，戰後於「忠靈塔」原址興建的豪宅金馬倫大廈，去年拆卸後曾考古監察，於基座中發現金屬軍刀、石碑及木器殘件，持牌考古人員稍後會向古蹟辦提交報告，評估器物狀況才決定軍刀等是否向公眾展示。」[7]，估計最重點的就是這幾句。或者軍刀的情況或者不太理想，所以要評估才知道如何向廣大市民公布，當然言之尚早，對於關心香港近代史的朋友而言，這的確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已故香港歷史掌故家吳昊（1948-2013），曾在他的《香港掌故》內提及關於「忠靈塔之劍」[12]這個歷史問題，根據他的公開資料，忠靈塔在爆破後，這把「劍」便不知所蹤，忠靈塔是香港日治時期為紀念陣亡日軍而建的紀念塔，象徵日本軍國主義在香港的據象徵性的回憶，當然所提的「忠靈塔之劍」即是安放在塔座奠基時的日本軍刀，這是出於宗教儀式所需要，或許更有為了祝願日軍能在戰爭中「大殺四方」[12]之意思，吳先生強調這些遺物は殖民歷史的見證，也提醒後人反思戰爭與和平的意義。對香港而言係有一個極具重要歷史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

未完成的忠靈塔 忠靈塔基座 香港總督府 藤村清一 三間紋飾式設計 鎮靈刀

僅餘基座不完整 什麼才叫做完整 文物的價值 保存具特殊價值的歷史遺跡

前言

從明報一則新聞「日軍戰敗80年「忠靈塔」底軍刀出土，然而對筆者而言，當下最關心的並非這把「忠靈塔御鎮物」的情況！這麼小件的東西放在那一個歷史博物館都沒問題。然而忠靈塔的基座存廢問題，是令人之忐忑不安的事情，7月5日星期日明報所報道內容，有幾個論點值得加以留意，當中包括：「至於在日佔時期興建的「忠靈塔」，由於僅餘基座，並不完整，古蹟辦已將基座列為「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7]明顯地這並沒有作為古蹟保護的陳述意思，而且有關當局的「專家」，形容這個歷史遺存並不完整？！因沒有公民學術的參與，似變成了一言堂的陳述，作為香港人對於香港這麼重大的歷史遺跡，亦不能給某些「專家」說了算，公民學術亦應起監察的作用，不是某研究機關撥款給你做報告才開始動筆，這是影響香港以後，歷史文化遺址存廢的關鍵意見，而那些作為全職研究歷史的從業員，更不應西瓜靠大邊，看看上級的意見才說話……香港歷史建築保育近數年其實不甚理想，許多客觀因素或不可抗力的理由導致功敗垂成，若說「忠靈塔」由於餘下基座，所謂不完整[7]，這是否為拆卸作出了合理的方向性導向？！會否如興建沙中線，現今宋王臺站發現古井同一命運吧？！宋王臺古井由於面積不大，遷地保育也能勉強保育下去，但「忠靈塔基座」恐怕永遠失消在香港歷史之中……我們要對得起香港歷史，盡自己應有的責任，要無愧於心！

一、 香港日佔時期 (金馬倫山忠靈塔) 簡介



上圖：2024年對舊建築進行拆卸工程 2025年忠靈塔基座餘下天守台的模樣而忠靈塔基座其設計亦有著澳門葡萄牙大炮台的風韻
澳門大炮台建成於1627年 香港忠靈塔基座建於1942-1944年之間同為盤踞山上的堡壘式建築 忠靈塔基座上的三間紋飾設計
與香港總督府的設計 互相呼應的聯繫感 具有相當歷史價值 若在城市發展受到破壞甚至拆卸 會是香港歷史上很大的遺憾
(水彩意象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港島金馬倫大廈 (Cameron Mansions) 位於香港山頂，建於1950年代，屬於低密度高級住宅。物業由馬來西亞「錫礦大王」陸佑家族持有長達70年，2023年由財團以50億港元買入，並於2024年對舊建築進行拆卸工程，政府屋批出登記地址馬己仙峽道30至38號的新建樓宇圖則可興建4幢樓房，每幢可興建2至3層，連1層地下低層住宅樓面約4.9萬平方呎。沉寂了80年香港二戰歷史，正式又再浮現在香港人面前。這座忠靈塔於1945年日本投降時只建成一半。1947年2月26日，港英政府以爆破方式拆毀忠靈塔，塔基至今仍存。原址後來興建金馬倫大廈，忠靈塔象徵日軍殖民統治、香港人苦難與抗爭，亦成為歷史反思戰爭與和平的重要見證。按《歷史時空》的 Wai Tse 先生描述 [3]，忠靈塔之前已有建築物，在1910年代至1941年時已存在，1924年Gwulo Map標示該處地皮為大東電報局物業，直到日治時期將建築拆卸建忠靈塔。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正式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歲月。香港淪陷以後興建忠靈塔是由日本軍部同神道教界提出，作為「忠靈彰顯運動」一部分，用作紀念攻港戰役中陣亡日軍選址過程方面，日方選定金馬倫山山頂，因為該處位置高地且夠顯眼，維港兩岸都望到，能象徵統治權力，而且當時英國殖民地原本打算作為新港督府選址，而且已經放置大量建材運到現場，所以日本人「因利成便」的情況下，直接用現有地點麻石材料，「忠靈彰顯運動」為日本軍部及神道教界，中日戰爭期間推行宣傳活動，主旨為「一朝戰死，忠靈報國」，透過建忠靈塔等方式，公開紀念陣亡日軍，強調軍國主義同民族精神，提升士氣用作宣揚犧牲精神，鞏固統治政治宣傳，現時在一些公開資得知，香港金馬倫山可能是地勢最高的忠靈塔，其意義則涵蓋整個大東亞戰事陣亡的所有日本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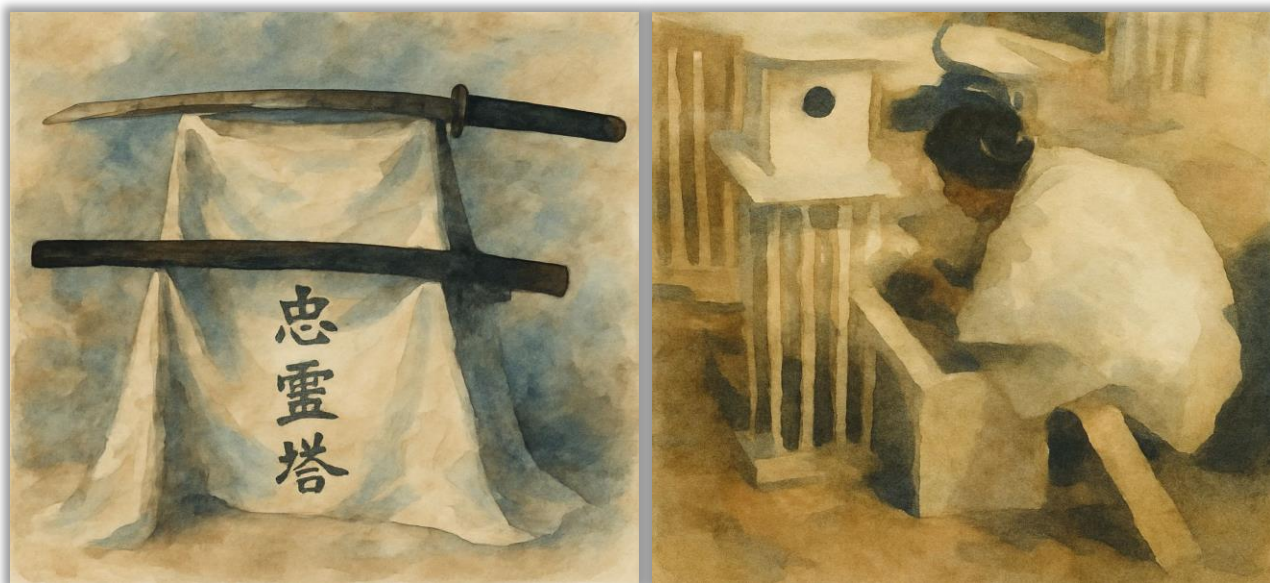
忠靈塔由日本年輕工程師藤村清一所設計，他曾參與中國南滿鐵路及香港總督府改建工程，依照他的設計方案，塔身用花崗岩、混凝土和鋼筋建成，特別之處是使用港英政府戰前預備興建新港督府的花崗岩(麻石)石塊，據說這些花崗岩石是由跑馬地對上的山澗開採出來^[11]，先在附把石頭工，然後再運上金馬倫山上，塔地基下需要埋藏把由日本刀匠，在香港鑄造的日本軍刀，據坊間流傳的說法是，以象徵日軍「大殺四方」^[12]這個含意！截至2025年7月為止，現時並無公開記錄顯示忠靈塔的原始設計圖則仍然存在，大部分關於忠靈塔的資料都來自過去歷史文獻、舊報紙、口述歷史及少量當年現場相片。設計圖則極有可能在戰後被銷毀或遺失，香港忠靈塔設計確實有參考日本其他地方忠靈塔風格，日本軍部對忠靈塔有嚴格規定，例如塔要夠高、夠顯眼，通常都建在山頂或者地標位置象徵權力同紀念性，而且香港忠靈塔同偽滿洲國新京（東北長春）、台南等地的忠靈塔也一樣，都是大型墓碑式設計，強調莊嚴肅穆，全部以紀念陣亡軍人為主要，忠靈塔面向東，也因為日本正位於香港的東面，設計上有「遙望祖國」，「日本」有「太陽升起的地方」之意，朝向東方有祈求光明、紀念亡者重生等象徵意義，表達對戰亡者的敬意和祝福。但筆者從歷史資料對照觀察，忠靈塔碑身應是朝向西北偏北的座向。但座落在九龍醫院內的1942年中落成的慰靈塔^[11]，雖然碑上並無文字，但其面向正是朝向東方。

日本佔領者要為日本亡靈祈福，卻要香港市民出錢出力去興建，興建忠靈塔時，主要是由日軍當局強迫香港市民捐款，籌集了約七十萬日圓軍票，強制性籌款和徵用香港本地工人建造。市民普遍並非自願參與，當時香港人對忠靈塔強制捐款同建塔非常不滿，坊間流傳唔少諷刺歌謠。改編流行曲或童謠，插入「軍票無用」、「日軍自奉」等字眼，暗諷日軍霸凌，但現時資料上還未有相關源流及出處能證實有關情況。忠靈塔興建時，預算大約為200萬元（以當年日圓計算），塔身主要用花崗岩、混凝土及鋼筋建成，塔高約80米，重達900噸，勞動力方的工人來源，當時多數為香港本地工人，興建忠靈塔管理及設計由日方人員主導。1940年代的二百萬元以當年香港的生活水平推算，這筆錢相當於今日數億元的價值。到1944年初日軍開始敗，當局以米代替薪酬，後來因糧食短缺，及後薪酬或糧食也無法支付，工程幾近完全停工。



上圖：本文卷首封面所刊出的忠靈塔基座部份放大特寫 由美國畫家 Richard Rothschild 1946年3月在香港九龍北岸寫生畫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依照日本神道教慣例,都需要製造「御鎮物」作為奠基典禮之用,香港忠靈塔亦不例外,由「大日本忠靈顯彰會」帶領,於1942年由日本刀匠栗原彥三郎等人,在香港神社區內,即今日香港動植物公園一帶進行御鎮刀的鑄造,日本佔領地總督部,首任日佔總督磯谷廉介中將,親自參與隆重的開鑄儀式,同場還有日軍軍政高層、神道教職人員、部分日本刀匠等參與。儀式相當隆重,強調日本軍國精神。並由磯谷總督打出鑄刀的第一鎚。放入「玉鋼」材料,以鍛造式生產御鎮刀。包括香港鐵匠一同鑄刀,成品的刀莖上刻有「禮聘刀匠菱蒔鍛造」,作為奠基時的「御鎮物」埋在塔底之下。日期可能為1942年2月9日下午時間,現時忠靈塔奠基儀式,出現了兩個日期,一個日期是1942年2月9日下午,但比較可信的奠基儀式說法,應是1942年12月8日舉行,如果2月9日是鑄刀日期,而12月8日是塔工地的奠基儀式,這個說法可能比較合理,因為官方總督府相關記錄和多個歷史資料,均提及12月8日的奠基儀式,奠基儀式中把鑄好的軍刀埋藏塔底下,由於戰局惡化、資金物資短缺,忠靈塔工程進度緩慢,在1945年日軍投降香港重光時仍未建成,最後於1947年2月26日被英屬香港政府拆除。原址後來興建了金馬倫大廈,這把軍刀因此成了傳說,2024年金馬倫大廈清拆,有關當局低調情況下進行考古發掘,直至2025年7月6日,最先由香港明報發出新聞稿,報道在塔基座下發現軍刀為止,長達八十三年。



左圖:刀莖上刻有「禮聘刀匠菱蒔鍛造」作為奠基時的「御鎮物」埋藏塔底之下(水彩意象圖)
右圖:忠靈塔奠基儀式由香港神社營造主任政所喜澄將煉成的「御鎮物」刀收藏起來。(水彩意象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二、三年零八個月忠靈塔的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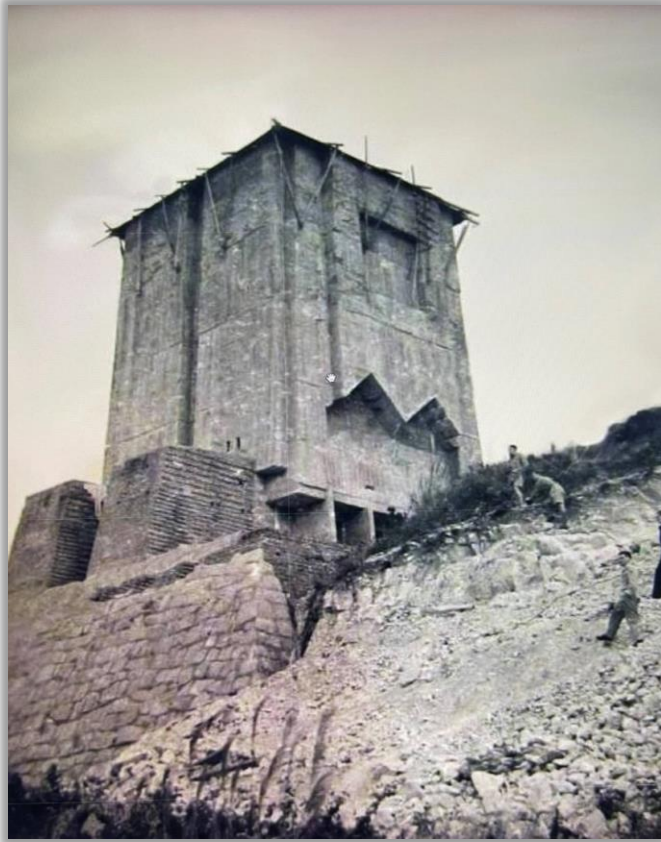
日佔香港1941-1945年時期,有著不少以忠靈塔為題材的傳說。而且流傳已久,至今依然為靈異愛好者茶餘飯後的話題。例如:一.忠靈塔奠基時埋下一把日本軍刀,象徵鎮壓香港。日軍於1942年忠靈塔奠基儀式時,特意鑄造一把日本軍刀,並由神社營造主任與日軍總督磯谷廉介親自埋於塔底,象徵「皇軍節節勝利、大殺四方」。這把寶刀由日本刀匠特別打造,刻有「禮聘刀匠菱蒔鍛造」[11]字樣,成為殖民統治的象徵。塔被炸毀後,這把軍刀多年來一直下落不明。二.有說塔下藏有金銀財寶或日軍機密文件。有說法指塔基座除軍刀外,還藏有金銀財寶或日軍機密文件,作為戰敗時的「後備資產」或秘密證據。不過,這一點並未有考古證據證實,屬於坊間流傳的都市傳說。三.拆卸忠靈塔塔時,有工人聲稱見過怪異現象或聽到怪聲。據說忠靈塔被炸毀或拆卸時,有工人聲稱見過奇怪現象,例如聽到怪聲或感到陰森壓抑,甚至有傳聞說夜間附近出現異常氣氛。這些傳說增添了忠靈塔的神秘色彩,但未有實質證據。



圖：按歷史圖片以黑白掃描及水彩方式繪畫原工程師藤村清一 忠靈塔的構思圖（掃描及水彩意象圖）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盤踞在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建築及忠靈塔完成後的構思圖（掃描及水彩意象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左圖 :1947年英國政府決定炸毀忠靈塔 有工作人員考察實地現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右圖 :拆卸忠靈塔「半塔」時需要工人先把塔內的水泥結構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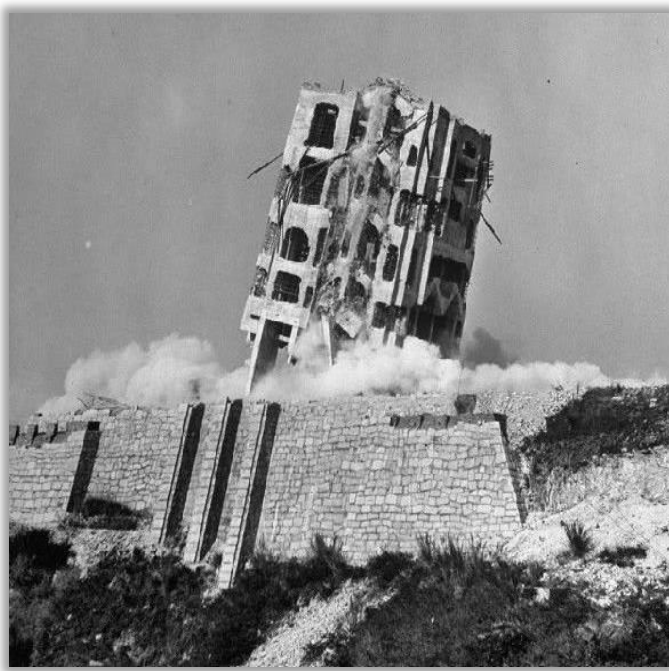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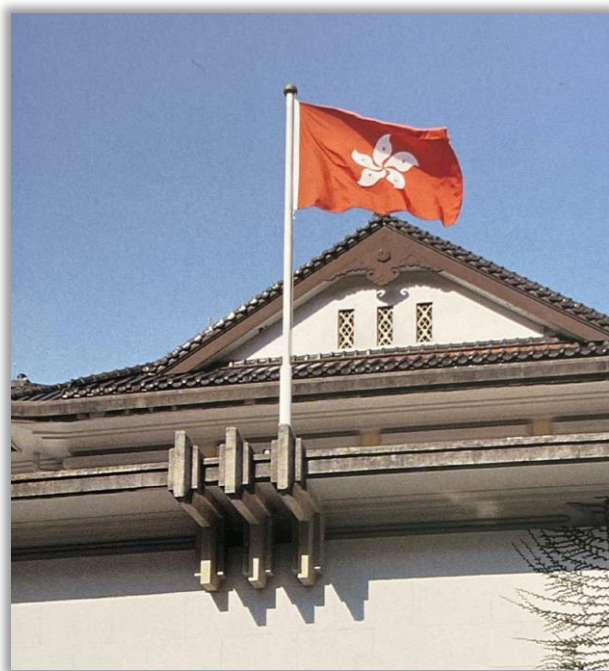
三、 香港重光拆卸忠靈塔

1947年英國政府決定炸毀忠靈塔，當時大部分香港市民對炸毀忠靈塔都表示支持甚至拍手叫好，覺得終於擺脫日軍統治的陰影。部分人更視之為戰後「洗刷恥辱」的重要象徵，現場氣氛振奮。亦有少數人感到好奇，圍觀爆破過程。當年曾經香港流傳過「忠靈塔、忠靈塔，今年起、明年拆」[1]這些諷刺歌謠，預言忠靈塔好快會被拆，反映當時市民對日軍強建忠靈塔不滿同反感，而結果忠靈塔也未起好，日本就戰敗投降，戰後真的英政府炸毀！時間為1947年2月26日下午4時29分，英國政府高調以爆破方式炸毀忠靈塔。安排由駐港英軍負責爆破，事前已嚴密封鎖現場，避免市民靠近，確保安全。爆破時間特意選在下午，方便監督及記錄，現場有官員、工程師和少量傳媒見證。爆破後只剩下塔基座，原址後來建成住宅大廈。1947年忠靈塔被炸毀後，塔的地基座仍然保留至今，破塔部分可能用作地基或被移走處理。大部分應該就地清理或填埋，原址後來興建金馬倫大廈。忠靈塔被炸毀的歷史相片其實罕有，英國政府只留下極少爆破記錄。根據資料，舊報紙如《工商晚報》曾刊登過忠靈塔爆破現場相片，當時大部分香港市民對炸毀忠靈塔都表示支持甚至拍手叫好，覺得終於擺脫日軍統治的陰影。忠靈塔是日軍為紀念戰死士兵、展示日本殖民權力而建，對香港人來說是壓迫和恥辱的象徵。政治上戰後英國重掌香港，為重建民心和消除日軍侵略的痕跡，必須拆除這種具強烈軍國主義色彩的建築。然而80多年過去，忠靈塔塔基的遺跡對現代香港人而言卻有另外一種意義。

四、忠靈塔基座三間紋飾的設計特點及保育作為人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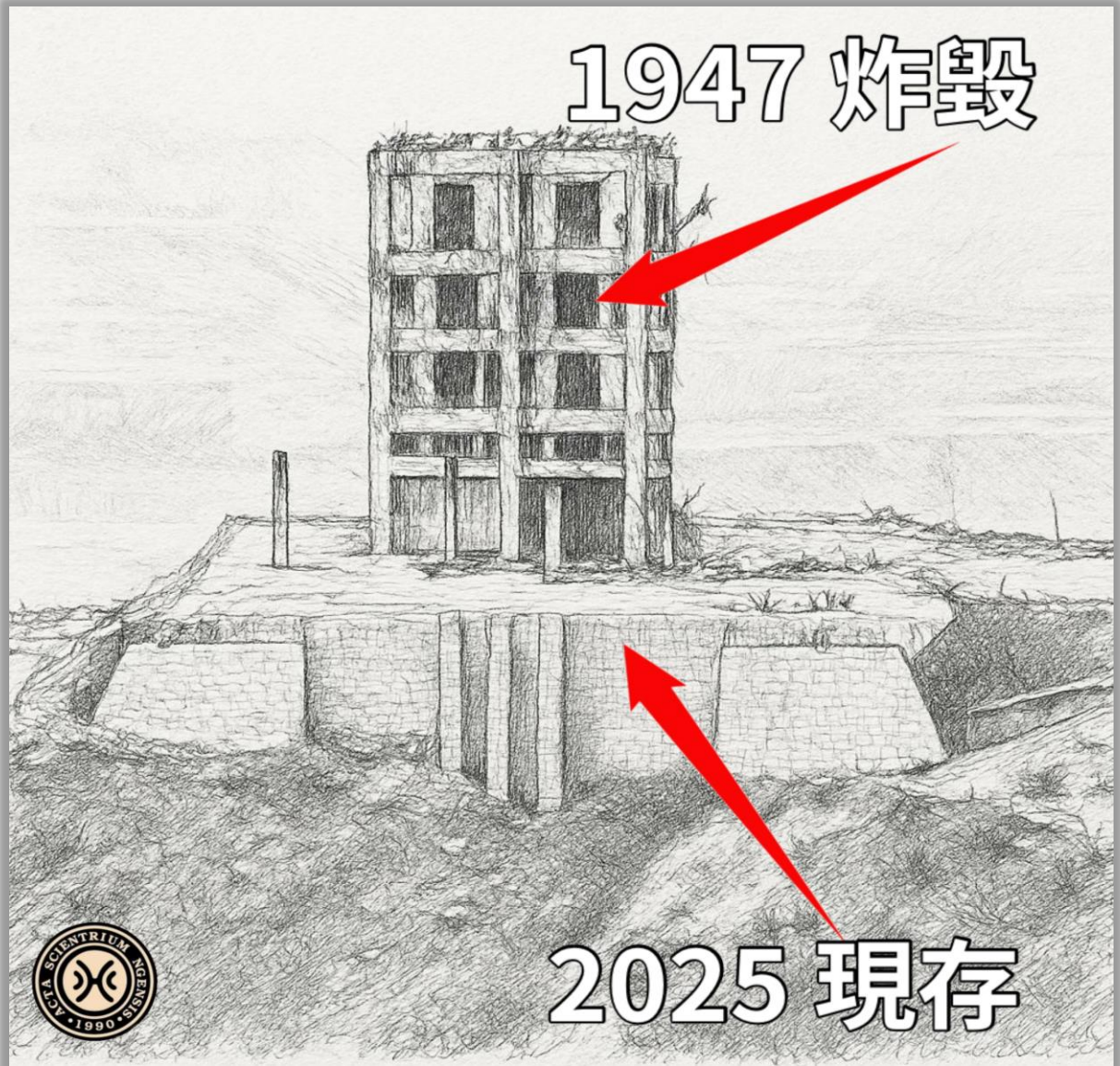
忠靈塔的設計者，為年輕的工程師藤村清一，同時也是將原英國殖民地總督府改頭換面的人，由他的領導底下整間改建，變了一所日本火車站模式的建築物，日佔香港總督府被稱為「日本帝冠式建築」，將日本傳統建築元素同西方現代建築結合的風格，特點把西式鋼筋混凝土結構，但屋頂會加上日本神社、寺廟嘅曲線瓦頂或塔頂，強調日本文化同現代感融合。若然細心去觀察，不難發現日佔香港總督府與忠靈塔基之間有共通之處。忠靈塔基座有着日本傳統古城風韻，滲透像一種日本古代城牆「天守台」方式，一種紮實穩固同威嚴氣度，忠靈塔基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圖案呈現，但是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一下，便會發現使用垂直「三間紋飾」的設計，猜想是寓意「穩定」、「和諧」同「均衡」，又或者三條線象徵「天地人」、「過去、現在、未來」，亦有「三位一體」和合之意，空間層次感同精神連結。這種設計令建築更有儀式感同莊嚴感。我們可從藤村清一設計的忠靈塔和港督府相關建築元素上見到。若然說忠靈塔只是未建成的「半塔」，亦已經在1947年被拆卸，忠靈塔已經不「完整」。這種說法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忠靈塔基座」是忠靈塔的重要部分，座身建築可見垂直三條間的「三間紋飾」設計，與原香港總督府的設計，具有互相呼應的聯繫。

忠靈塔原址現存基座十分完整雖然，八十多年來沒有受到破壞，對香港人認識歷史絕對有幫助，實物古蹟是直接文物，能深入地加強公民教育（現稱為即愛國主義教育）都有一定幫助，這些古蹟可以使到學生更直觀地認識歷史及了解香港，透過現場考察、討論遺跡背後的歷史意義，可以培養學生思辨能力，遺跡可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既然存在見證過歷史的實物，還何須使用抽象的文字去聯想香港淪陷的歷史呢？這更可以提醒大家了解二戰時期的殖民統治歷史，保育遺跡不單止是記錄歷史，更有助大家反思過去認識多元意義，可以教育下一代珍惜和平和多元社會，一磚一瓦都是歷史，保存下來等於留住一面鑑古知今的明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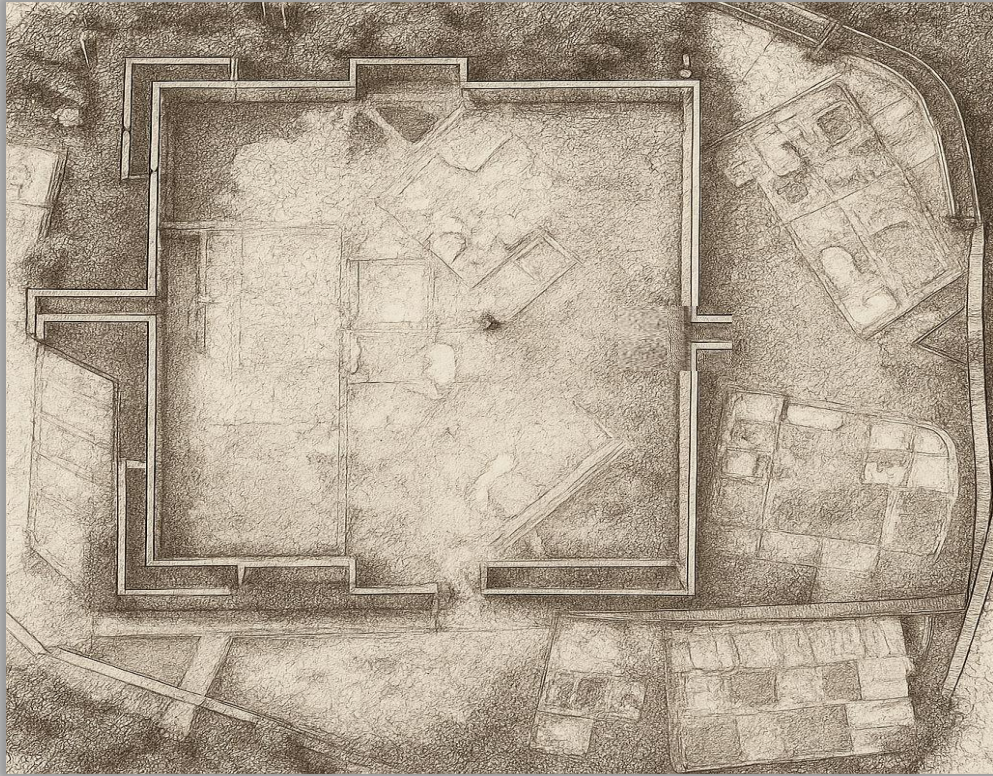
左圖：忠靈塔及日佔總督府[27]的設計者工程師藤村清一 將日本傳統建築元素同西方現代建築結合的風格 兩者皆使用垂直「三間紋飾」設計
右圖：1947年英國政府決定炸毀忠靈塔 可見「忠靈塔基座」建築可見垂直「三間紋飾」設計清晰可見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五、忠靈塔基已經不「完整」嗎？它重來沒有完成



上圖：香港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已經不「完整」嗎？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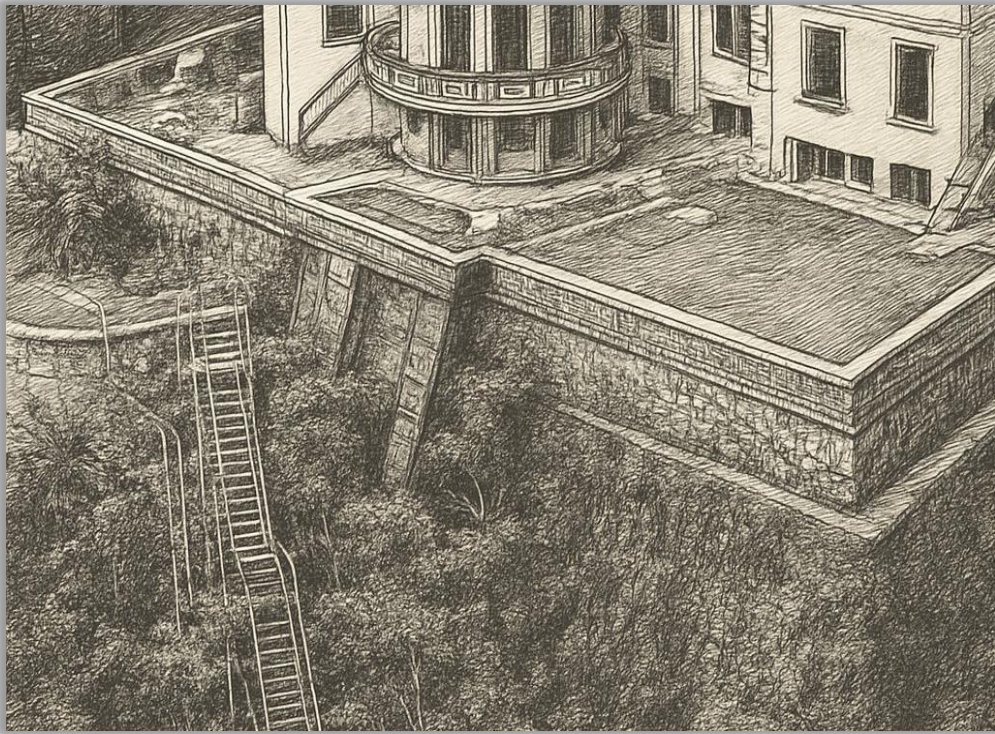
忠靈塔雖然在1947年被港英政府炸毀，但是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忠靈塔整體上只是一個爛尾工程，塔本身只建築進度少於一半，塔身已完成的部份，只去到原本圖則上「塔」字的位置，反而以天守台設計而成的忠靈塔基座，基本已經完全完成，毫無疑問忠靈塔基座，應以獨立部份來衡量其本身價值，若強行將未完工的「半塔」整體而言納入判斷，這樣忠靈塔基座必視為沒價值的殘缺部份。這絕對是偷換概念的陳述！就1947年從歷史照片上判斷「半塔」的外觀，只是個興建中結構模樣，這個模樣基本上只有外型輪廓，其細節仍未建造，因此忠靈塔基座顯得異常珍貴！這是唯一與圖則相對應的完成部份，這個部份基本上能代表忠靈塔的雛形印象，由於香港二戰歷史之中，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為世界知名的建築，這是寫入香港及中國近代史書之內，作為2025年今日，必須嚴謹地對待歷史文物，並加以最大的保護。



上圖：金馬倫山上現忠靈塔基座的鳥瞰描圖 可見結構完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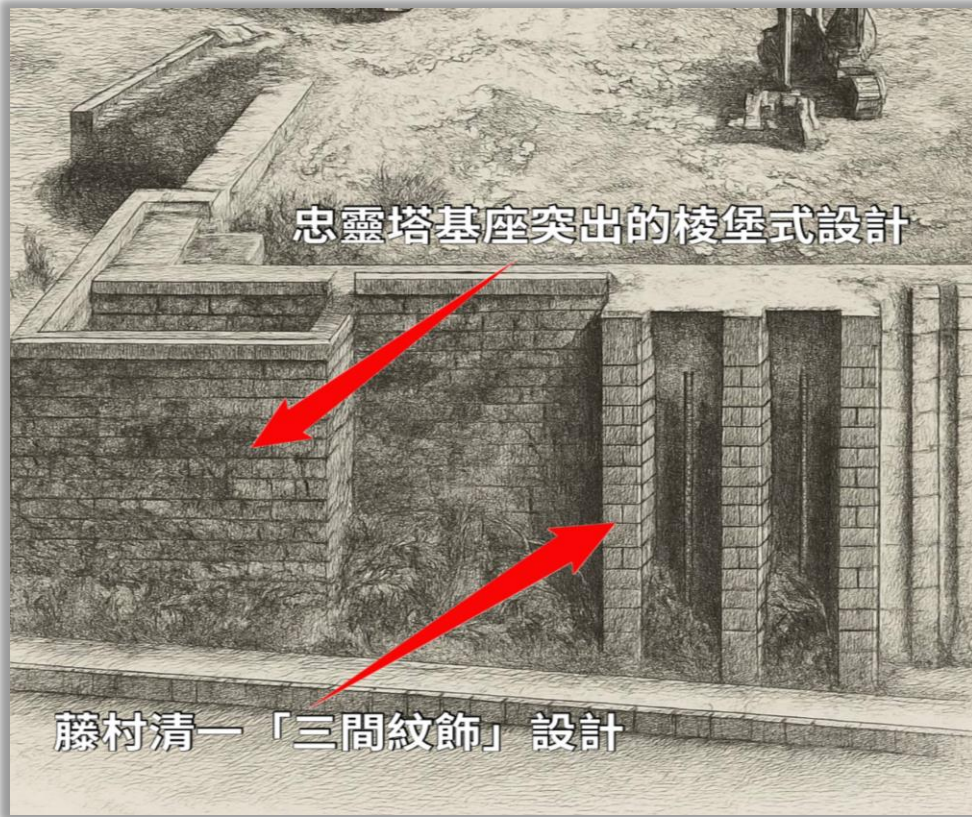
上圖：金馬倫山的北面 為忠靈塔基座的西北偏北方正面 這處原來應設有寬闊的梯級 現改為小樓梯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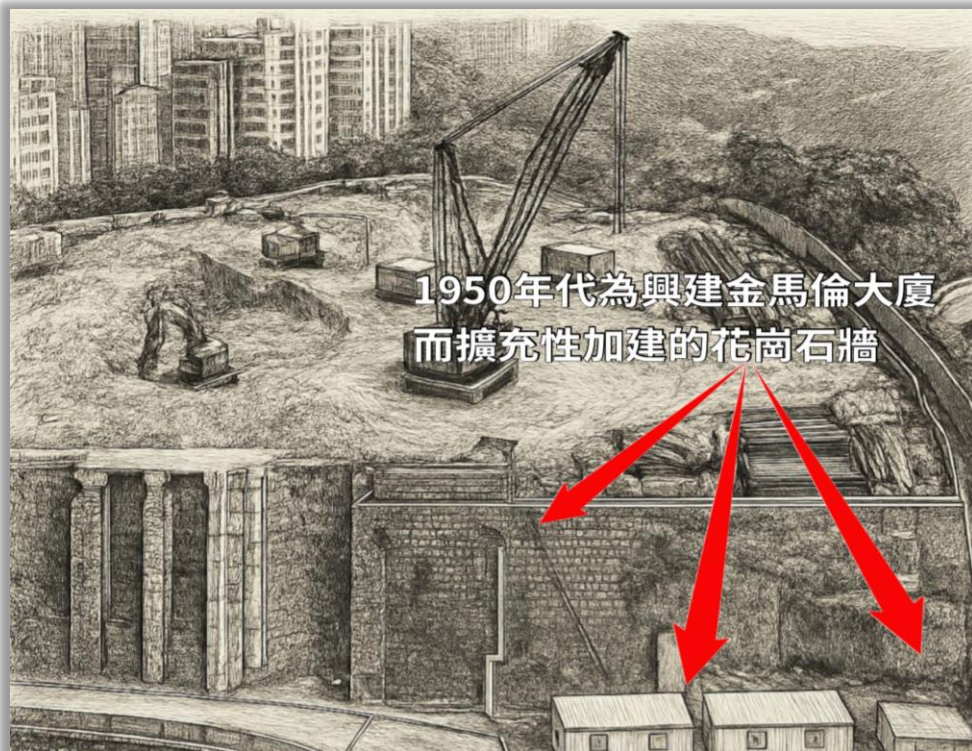
上圖：金馬倫山向東面方向 為忠靈塔基座的東側面 建築可見垂直「三間紋飾」仍然完整 靠左邊的一條間紋柱被植物覆蓋基座上可見1950年代加高的石砌圍欄結構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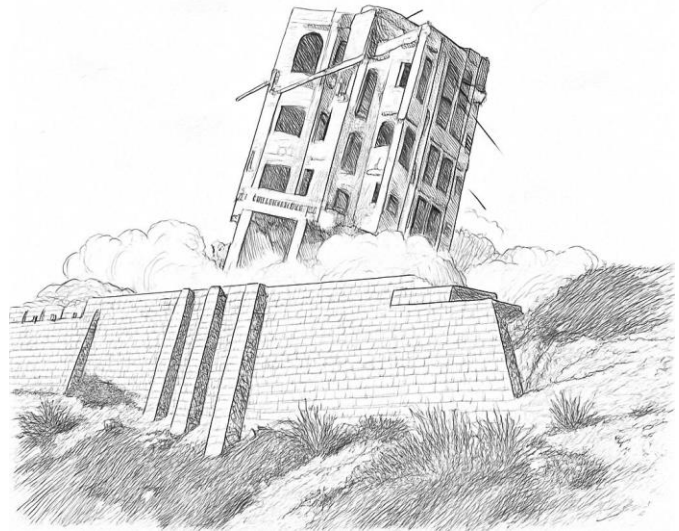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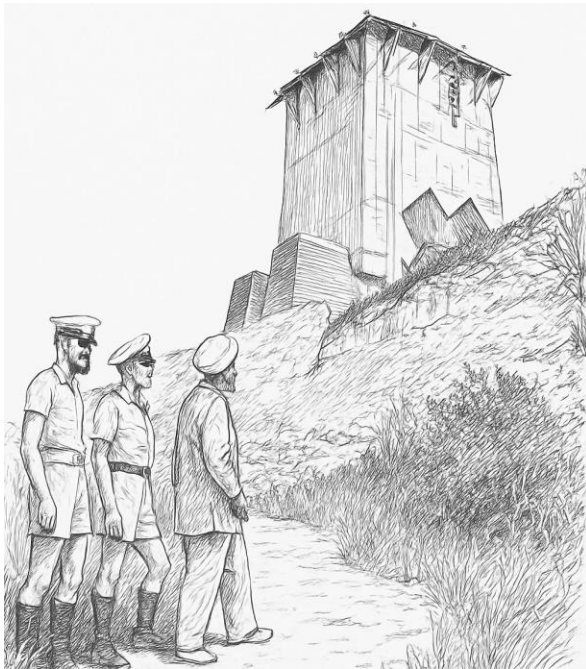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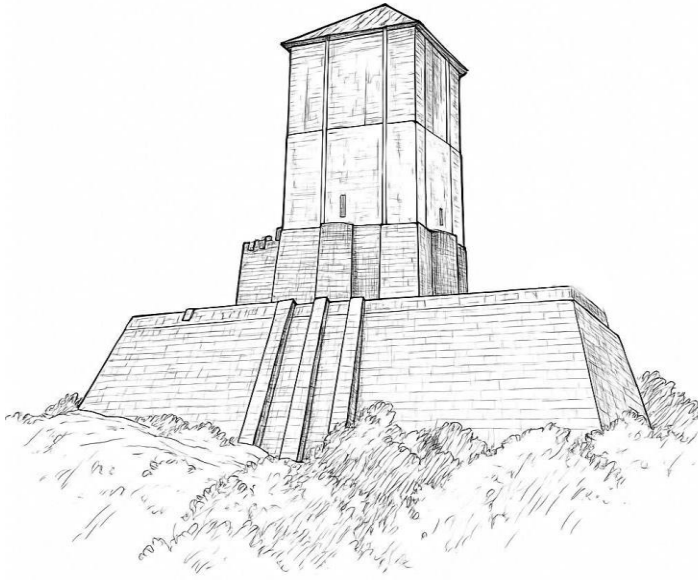
上圖：金馬倫山向西面方向 為忠靈塔基座的西側面 垂直「三間紋飾」完整清晰 靠右邊的一條間紋柱側 是拆卸電梯的痕跡基座上可見1950年代興建金馬倫大廈時 在右方加建的擴充性花崗岩石砌圍牆結構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忠靈塔基座的西側面 因為方便觀察迎 這邊立面十分完整清晰 忠靈塔基座的四個牆角，過去階有棱堡式突出於城牆之外結構，這與炮台式建築物有相似之處，用於紀念性建築，有一種加強其氣勢的視覺效果。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西側面的右方 可見到1950年代為興建金馬倫大廈而擴充性加建的花崗石牆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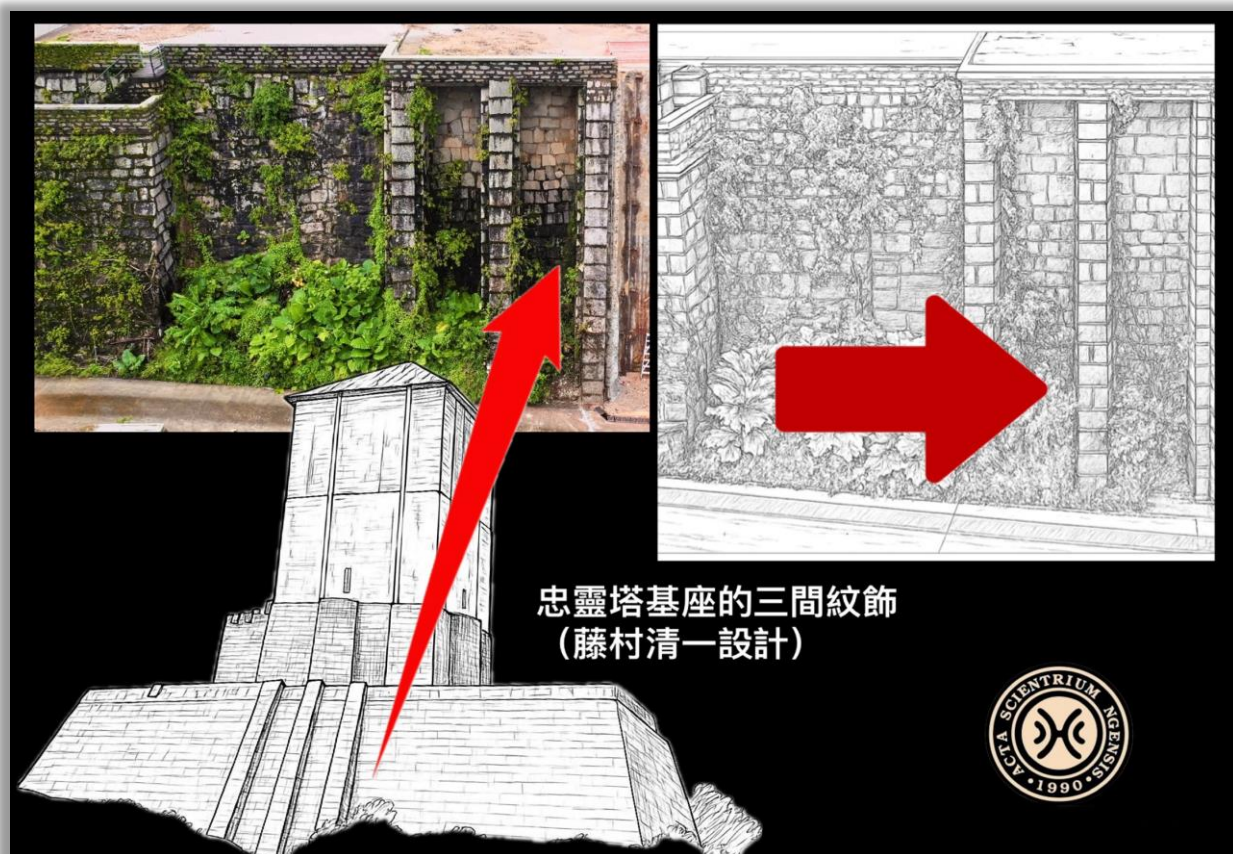
上圖：按歷史圖片以黑白掃描方式表現忠靈塔(完整塔基及半塔階段)的外觀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六、 藤村清一風格改建香港總督府及設計忠靈塔

藤村清一是日本近代的建築師，活躍於二戰期間，香港日治時期的香港總督府改建，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期間他亦負責設計建於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對香港近代建築史有一定影響。藤村清一獲任命工作時只有二十六歲，受命負責香港總督府的改建工程，是當時極為年輕的建築師。受命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總督磯谷廉介中將委託工程，主導總督府的改建設計。藤村將原本英式新古典主義的香港總督府 [24][25]，融合和洋兼容風格，最突出的是在東翼和西翼之間加建一座日式塔樓，並採用日式瓦頂，融入日本「帝冠樣式」建築元素。室內部分則增設日式茶室、榻榻米地台、日式趟門等 [24][25]，使建築同時保留西方與日本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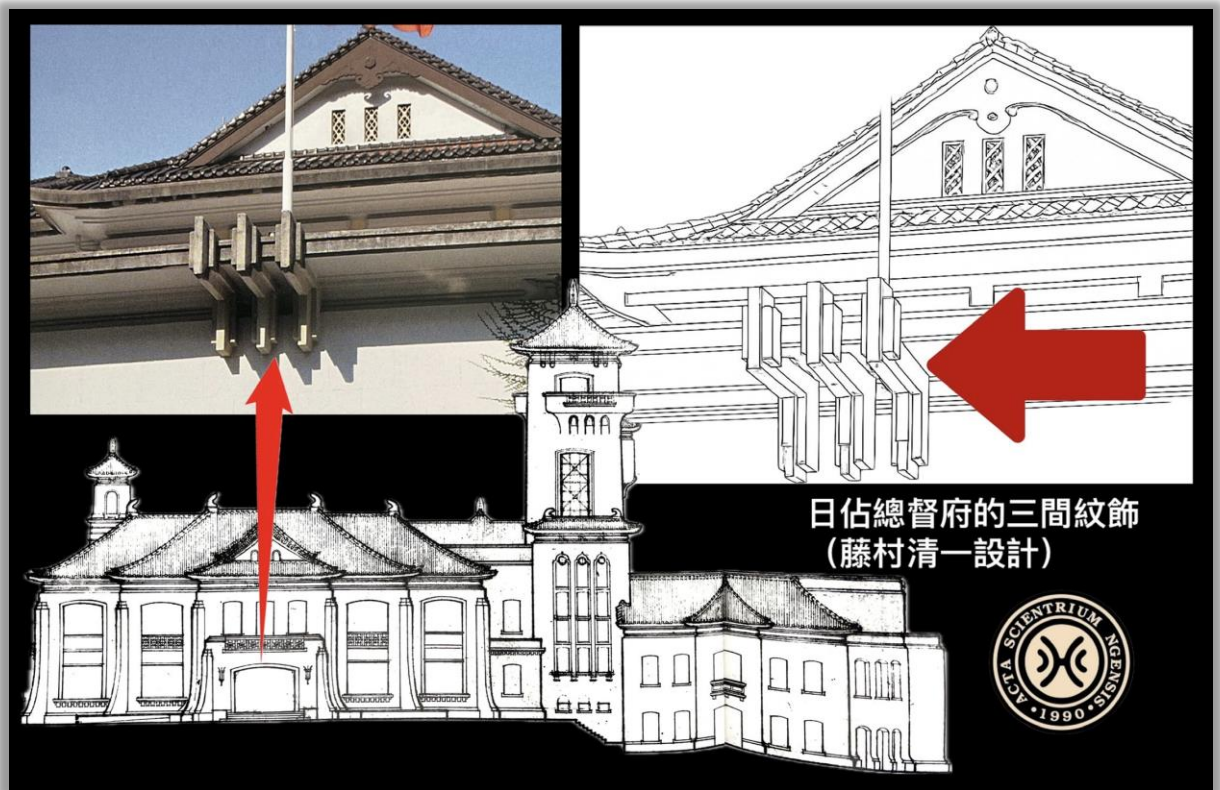
藤村清一亦主導設計香港日治時期計劃興建的「忠靈塔」，作為紀念日軍陣亡者的地標式建築，但該塔最終未能完工。僅完成了不足一半的塔身，最終1947年由港英政府炸毀，但「忠靈塔基座」卻完整保留至今（截至2025年7月10日止），現存塔座上仍可清楚見到藤村氏的「三間飾紋」裝飾，這與原香港總督府（禮賓府）[27] 建築上設計特徵完全一致（見本圖版顯示解構圖），充分展現藤村清一設計手法，因此「香港忠靈塔基座」和「原香港總督府」，是日治期間一種互相呼應，象徵權力建築物表現。在香港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

藤村強調「和洋折衷」，在西方建築基礎上加入日本傳統元素，這種風格在昭和初年日本建築界相當流行，政治與文化意義，他的作品不僅展現建築美學，更反映了當時日本殖民政策對香港城市景觀的影響。總督府的改建成為香港日治時期「日化」政策的象徵性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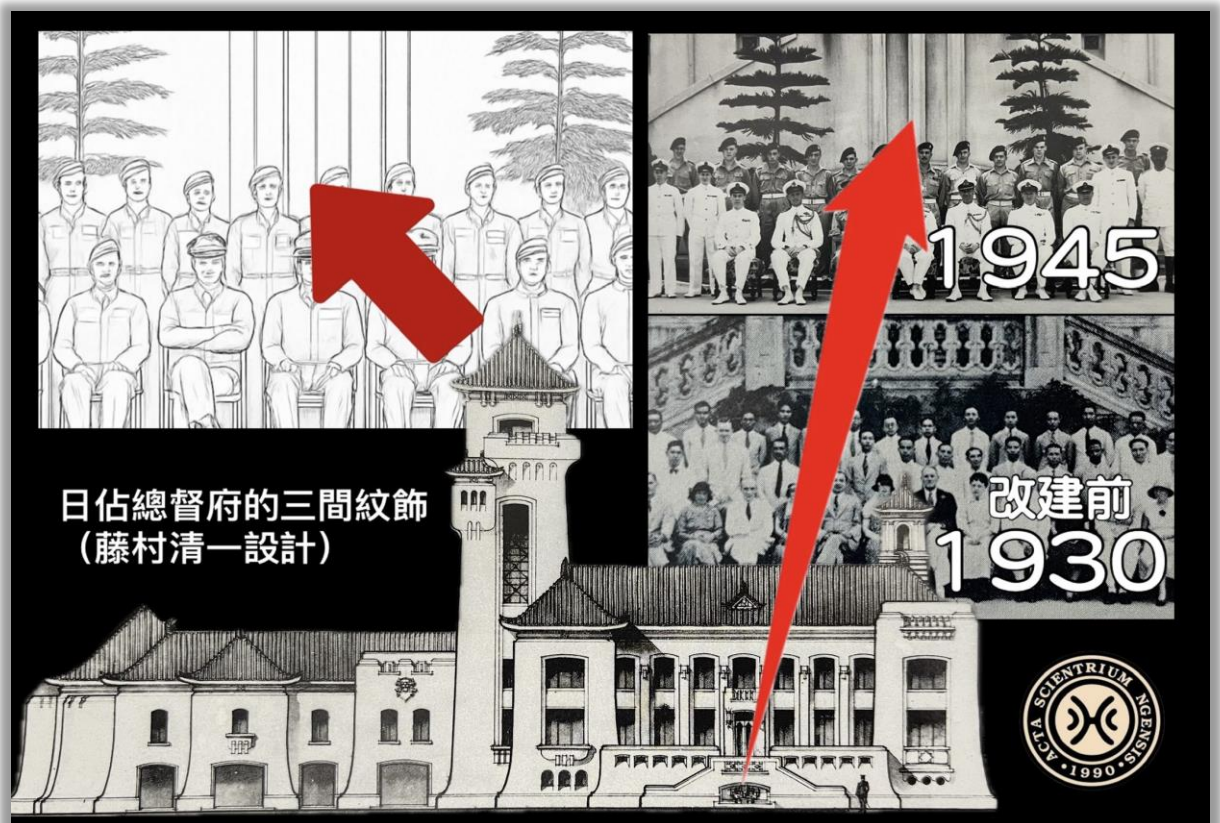


上圖：忠靈塔基座設計的「三間紋飾」結構

圖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製圖



上圖：日佔香港總督府南面門口設計的「三間紋飾」結構圖 [24] [25]及[27]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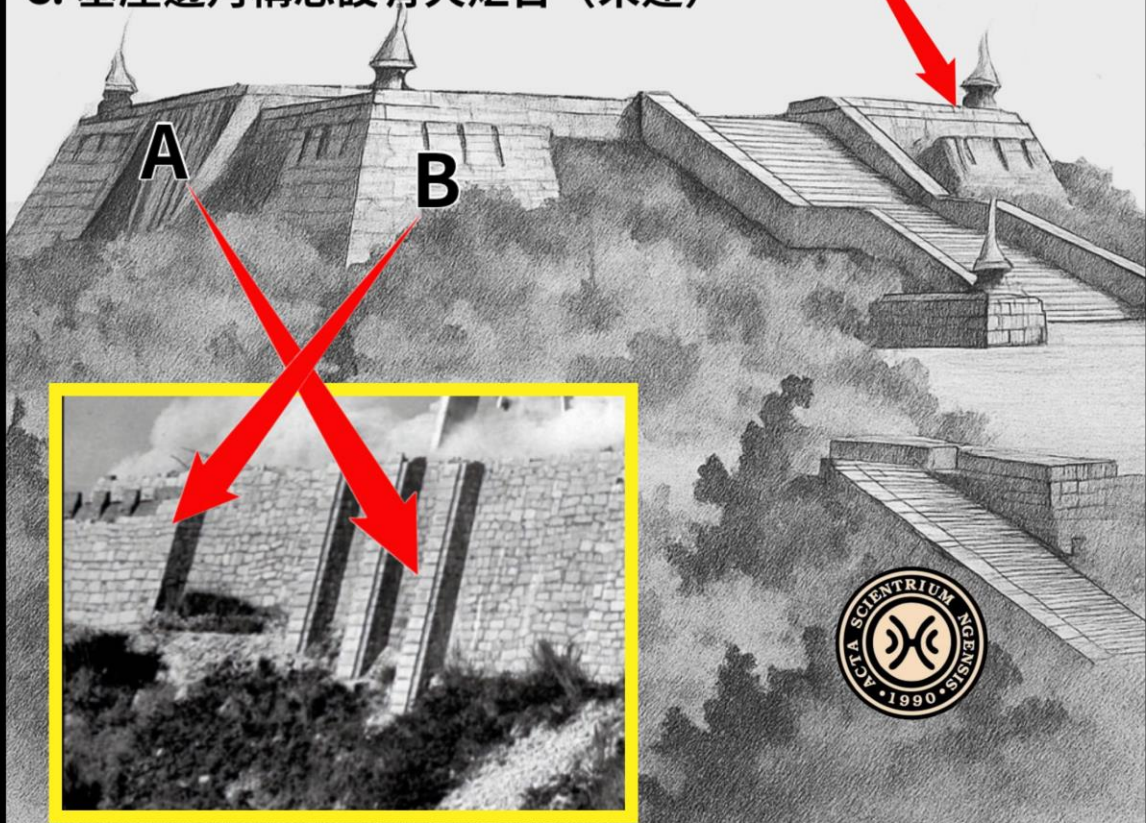
上圖：日佔香港總督府北面樓梯設計的「三間紋飾」結構圖[24]及[25]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製圖

藤村清一設計的忠靈塔基座

A: 三間紋飾

B: 基座邊角棱堡上的三個垛牆結構

C: 基座邊角構思設有火炬台（未建）



上圖：忠靈塔基座設計的(A)位置有大面積的「三間紋飾」結構外，可以觀察到基座石牆上(B)位置有傳統城堡式設計的「垛口」。垛口又稱為雉堞、齒牆、垛牆、戰牆、作為守禦及反擊之用。藤村清一的設計也是採用了三個垛口結構處理，但2025年觀察「垛牆」這個位置結構已經使用石材堵塞，而火炬台其他配套設施則仍未興建。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製圖。

七、澳門大炮台及其他地方保育對香港忠靈塔的借鑒啓示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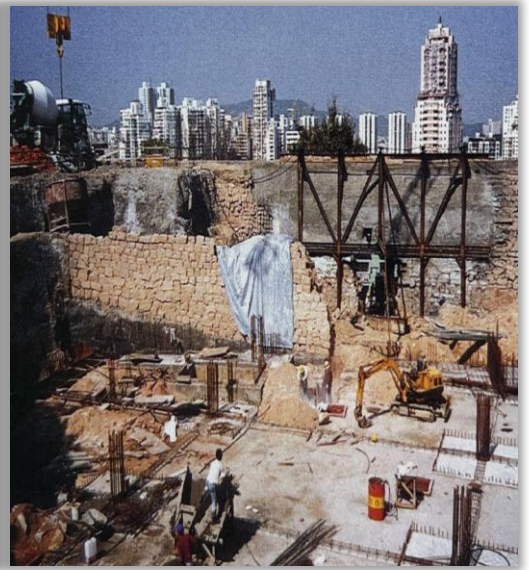


上圖：澳門柿山上的大炮台建成於1627年 [26]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澳門柿山上的大炮台與香港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同為高地上的建築，有著地標性的作用，性質上前者為葡萄牙殖民者的軍事建築，後者為日本侵略軍的紀念建築，意義上皆為侵略者別國民族的標記，由於多元思維及成為認識歷史的轉向，澳門大炮台已經收變其在歷史的評價，忠靈塔基座亦低調存在了八十多年，作為與時俱進的香港人亦已重新用歷史角度看待，對教育及另類文化族遊觀光具有相當的價值，中國大陸及歐洲各國，也十分珍視二戰遺跡。



上圖：香港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基座建於1942-1944年之間 直至1945年只建成「半塔」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澳門柿山上的大炮台 拆卸原氣象台建築物 僅餘下的棱堡式的炮台外牆 [26]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A.澳門大炮台自1996年澳葡政府拆卸原來的氣象台建築物，將原址興建成三層高的澳門博物館建築時，亦沒有將僅餘下的棱堡式的大炮台外牆拆卸，其實近這數十年，隨着風吹雨打，炮台外牆亦都損毀得不太完整。澳門政府在興建澳門博物館時，又為何趁機會把大炮台拆卸？！

B. 澳門大三巴牌坊原屬的聖保祿教堂是在1835年1月26日因大火被銷毀，現存的僅為教堂的前壁部分，一座教堂已徹底銷毀，只餘下一小部份，這叫完整還是不完整呢，澳門政府又為何將但保留至今，而且變成澳門象徵性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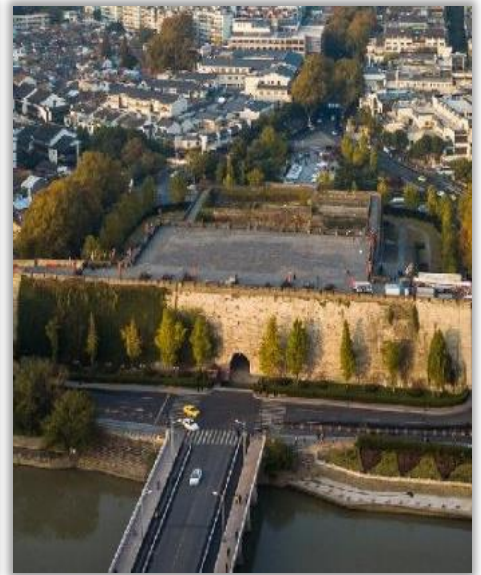
上圖：2023年由財團以50億港元買入 並於2024年對舊建築進行拆卸工程 忠靈塔基餘下天守台的模樣（水彩意象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C. 忠靈塔基方陣，其設計與日本城廓天守台的風格無異。日本古城眾多情況，經歷數百年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只餘下天守台，文化保育了天守台，被保留下來的如：大阪城、和歌山城、広島城、江戸城等等。可見香港金馬倫山上忠靈塔基，也是一個十分完整的文化遺存，塔基上土地興建法定地積比的樓宇應該不影響忠靈塔基，澳門博物館的興建例子可作參考。

D.南京中華門，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攻陷南京，1937年12月日軍把中華門上，原有明代城樓炸毀，現只餘下城牆及券門，而且中華東門及中華西門在辛亥革命時期已經被炸毀（後來修復），這個時候亦已經嚴重不完整，但又為何要保養育下來呢？！

F.波蘭克拉科夫以西奧斯威辛集中營，自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80年，1945年1月27號被蘇聯紅軍解放，納粹為了掩飾過去的罪行，在各個營房進行不同程度嘅破壞，2號比克腦集中營（Birkenau），將所有罪證都炸毀，只剩頽垣敗瓦一堆，現存情況也是「不足夠、不完整」的遺跡，又為何要保留下來呢？要知道保留過去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就是防止不愉快嘅事情再次發生，意義非凡！

G.捷克布拉格「類猿人行動」發生戰鬥的聖西里爾和聖美多德教堂（Cathedral Church of Sts Cyril and Methodius），當地人又稱之為「傘兵教堂」，是暗殺納粹黨軍頭子賴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歷史事件的現場，外壁彈痕累累，又為何不修復呢？而且還在意志門犧牲的地下室留有紀念銅像。有時這些缺陷才是另一種的「美」，反映一些可歌可泣為求民族解放的英雄人物崇高嘅致敬！



上左圖：捷克布拉格「類猿人行動」1942年發生戰鬥的聖西里爾和聖美多德教堂

上中圖：波蘭克拉科夫以西奧斯威辛集中營1940-1945年進行屠殺的平房已成頽垣敗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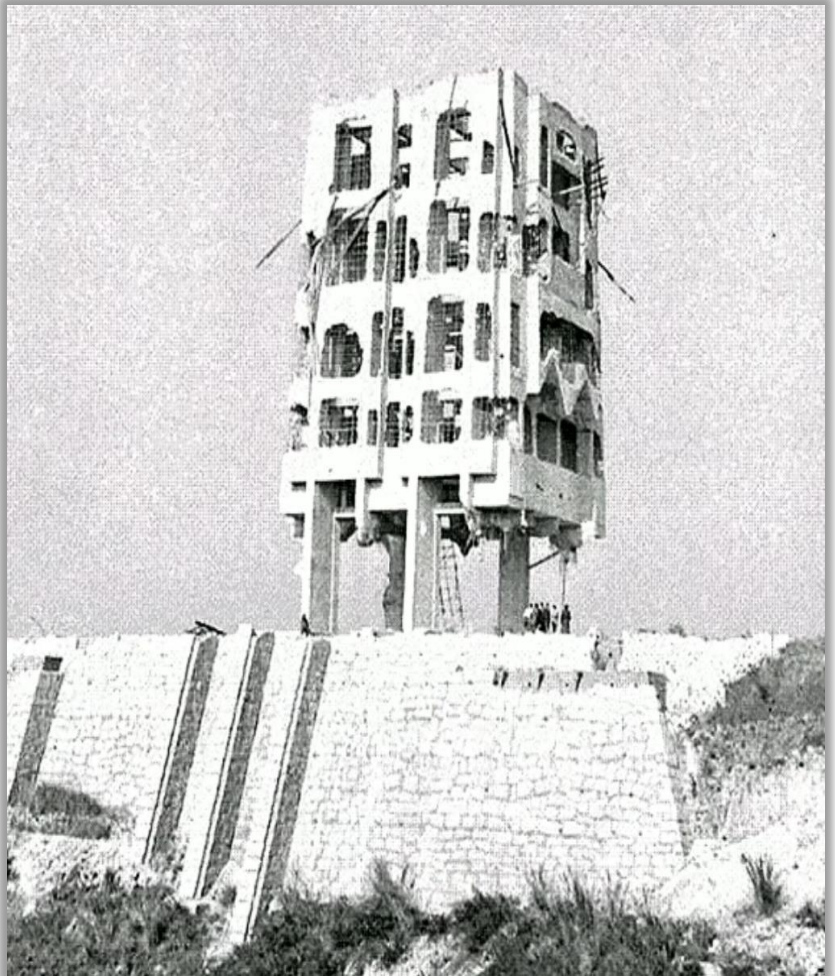
上右圖：中國南京中華門城牆 建於明代的鐘樓已在1937年遭侵華日軍炮毀 現僅城牆 並不完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保護中靈塔基座刻不容緩，一念天堂一面地獄的情況下，當下處於困難時期的香港，必須要透過協商去取得共識，毫無疑問發展是一個商業活動，但是商業活動過程之中，亦當有均衡健康雙贏的方案，這無疑是一個地產項目，這些保育過程試過成功也經歷過失敗，景賢里在拆卸途中被救回保育，何東花園在業主不情願及拒絕的情況下，最終拆卸重建而消失，筆者不禁想起澳門新馬路旁的六國飯店，原本計劃保持建築物的外牆，後加以重建，但不知何種原因在疫情期間，被發展商完全拆卸，發展商則辯稱因日久失修而倒塌，澳門政府對此相當關注，並要求發展商需使用拆卸嘅物料重新復原六國飯店。

忠靈塔基代表着三年零八個月苦難歲月的回憶，它是日佔香港時代最大的文物，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都清楚明白，日佔香港文物現時已經碩果僅存，無論是一張車票又或者是一片單張，其價格也相當高昂，大家都知道研究這段歷史文物的價值何在！既然是個明白人，為何不站出來說句老實話，忠靈塔基必須要進行保育，其歷史價值甚至高於鎮靈刀的價值，盡自己的一分力量，姑勿論結果如何，反正亦曾經努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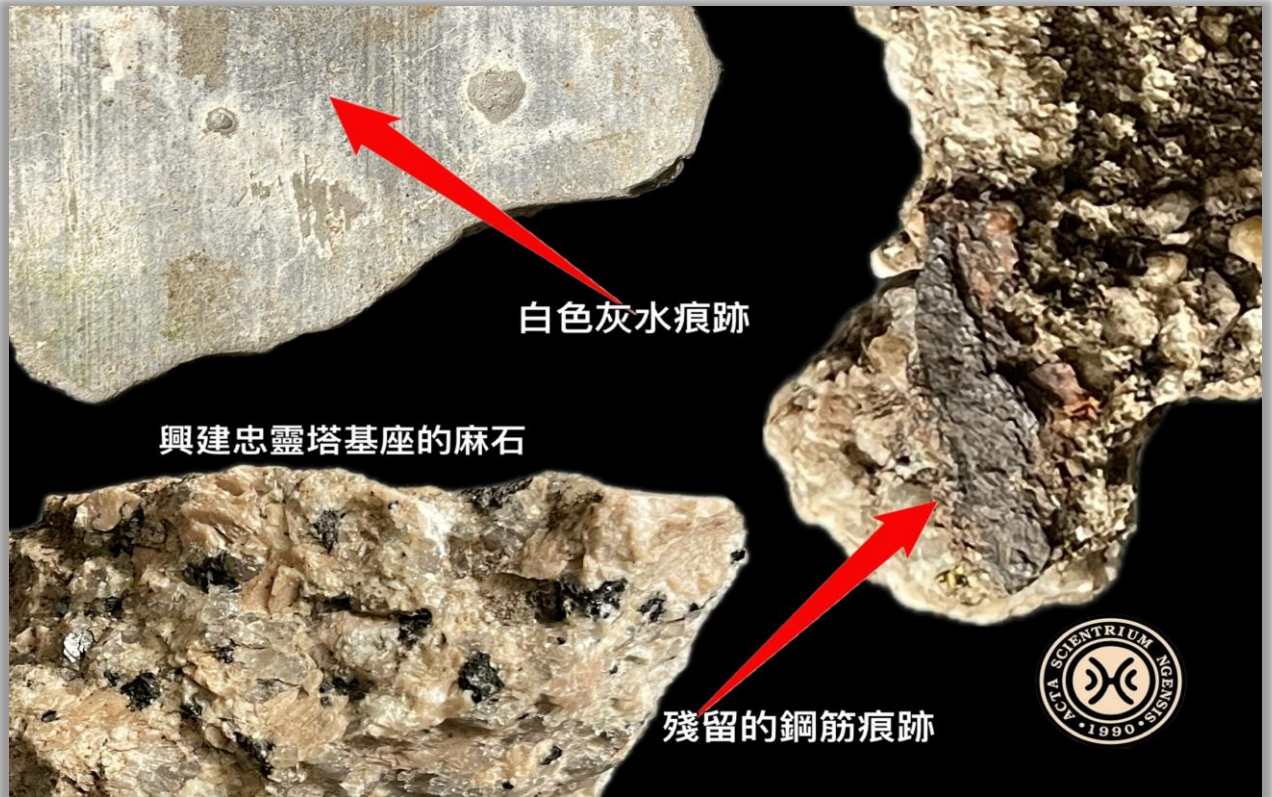
（完）



上圖：本室過去研究忠靈塔時 在四周叢林內發現忠靈塔1947年爆破時候殘留的碎片 第一塊為混凝土牆掃上白色灰水層
第二塊 混凝土沙石及鋼筋遺存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圖： 第三塊為原金馬倫山上麻石樣本。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圖：第一塊為混凝土牆掃上白色灰水層 而背後亦有鋼筋遺存第二塊 混凝土沙石及鋼筋遺存第三塊為原金馬倫山上麻石樣本。[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圖：在馬己仙峽道濃霧中觀看「忠靈塔基座」 這時金馬倫大廈仍未拆卸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 延陵科學綜合室2005年日寇志專題《花開、花開》介紹忠靈塔的歷史 [1]

上右下圖：本室過去研究忠靈塔時所使用的封面圖2025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本文卷首封面所使用的圖片全貌 由美國畫家 Richard Rothschild 1946年 三月在香港九龍北岸寫生畫 [11]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八、參考文獻

一.互聯網資訊：

- [1] 《日寇志》專題《花開、花開》 2005 延陵科學綜合室
- [2]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 [3] 《歷史時空》Wai Tse先生
- [4] 香港《明報》 2025.7.6報導
- [5] 香港歷史究社
- [6] 香港空間史研究計劃
- [7] 香港《明報》 2025.7.6 報導
- [8] 香港行跡
- [9] 香港往昔
- [10] 空城記

二.文籍資料：

- [11] 《2005-2025 格物研究組香港及澳門二戰研究訪談》 延陵科學綜合室
- [12] 《香港掌故》 1977年7至1991年 全13集 廣角鏡出版社寫
- [13] 《香港絕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 謝永光 明報出版社
- [14] 《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謝永光 明報出版社
- [15] 《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 和仁廉夫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 [16] 《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 周家建、張順光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17] 《香江冷月——日據及前後的香港》 鄭寶鴻 商務印書館(香港)
- [18] 《淒風苦雨：從文物看日佔香港》 唐卓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19] 《赤柱日治拘留營——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 (1942-1945) 嚴穆生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紅出版(青森文化)
- [20] 《香港保衛戰紀——十八個需要記住的香港故事》 Watershed Hong Kong 蜂鳥出版
- [21] 《Horror in the East》 Laurence Rees BBC 2001
- [22] 《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Russell Spurr FormAsia Books Ltd 1995
- [23]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Memorabilia of a Colonial Era》 Nigel Cameron, P. H. Hase FormAsia Books Ltd 1997
- [24] 《The Story of Government House》 Katherine Mattock, Jill Cheshire Studio Publications (Hong Kong) Ltd 1994
- [25] 《This is Hong Kong: The Story of Government House》 Katherine Mattock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1978
- [26] 《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澳門博物館項目組編寫·海南出版社1998
- [27] 《香港禮賓府》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 2005



上圖：山頂道霧中觀看「忠靈塔基座」及金馬倫大廈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2024年金馬倫大廈清拆，有關當局低調情況下進行考古發掘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